

书香处处

《布道神学》

唐崇荣着。台湾：校园；1987。



潘胜利

(基督工人神学院道学硕士课程一年级学生)

我的惊叹

在国内就已经读过唐牧师的《布道神学》，每一次阅读都让我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。但这一次特别让我感到吃惊的，竟然是四个阿拉伯数字：1987（该书出版年份）。

也就是说，唐牧师传授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才八岁，而我这次在美国的神学院专心致志的阅读本书并作摘录的时候，正是唐牧师传授此信息后的整整二十个年头。古人使用「斗转星移」一词，来形容季节和时间的变化，对于现代的人而言，时代的变化之快已经难以找到合适的形容词了。

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，唐牧师的《布道神学》依然历久弥新，就像他昨天刚刚传授过这样的信息；同时在书本中也感到了他那激昂地呐喊声，和说话的气息。这令我感到震撼，以及由震撼而来的不断地反思。如此的情形，我已经是第二次了。

第一次当数阅读滕近辉牧师的《时代的挑战》。读罢该书，我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，直拍手叫绝。我惊叹滕牧师那先知般敏锐的眼光和睿智的洞察力，能在二十世纪的末期写出如此的信息，我敢保证，这书应该是滕牧师的近作。不料，我还是傻眼了，《时代的挑战》一书竟在1975年就已经出版，而我阅读此书的时候正是它问世后的整整二十个年头。

然而，无论是唐牧师，还是滕牧师，他们都只是在传达神所交托给他们的圣言，而这些出自于圣经的理念，理当是不受时潮的冲撞而摇晃，并在每个时代中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，昔日是这样，今日是这样，明日亦是如此。

布道事工不是儿戏，它直接挑战于魔鬼的权势，并在撒旦的利爪之下抢救生灵。如此重要的工作，我们当然不能靠自己，拿唐牧师的话来说，我们「无论怎么老练，也比不上魔鬼的经验。你有几十年经验，他有几千年！」（页153）

但是，神圣的福音使命，仍然需要我们在顺服神的前提下，奋起猛攻，冲破一切坚固的营垒，而不能做一个逃避者。让我引用滕牧师在《时代的挑战》一书中开门见山的一段话作为勉励：

那些留在时代夹缝里的人，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由于对时代的特性缺乏认识，以致在不知不觉中撒在时代后面的人；另一种是逃避时代的挑战，而钻入夹缝里面藏身的人，总之，他们都成了时代的牺牲者。

布道神学反思

唐牧师在本书中显明了他先知性的职能。总结本书，他在如下四个方面指出了这个时代的弊病，并用神的话作为校对、修正，使布道事工向神回归。

一、神学的目的——布道并使人认识神

在中国大陆，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，由于历经腥风血雨，教会便只能在闭塞的状态下默默成长；并在与普世教会隔绝的情况下，它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建造教会的体系，这也包括了讲道与神学的体系。在「红色」年代，讲道人成为了一个个的囚犯，监牢的煎熬成就了一代的英雄豪杰。也正是这些非凡的经历，见证了传道人对基督的忠贞不渝。对于那些历史老人，他们最甜美、最感人的见证乃是「配为基督的名受辱。」（徒 5：42）并具体体现了什么叫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的美德。

然而，也正是此种特殊的经历和传统背景，使教会忽视了对神学的认识，产生了重感性而反对理性的局面，此种现象大致表现如下：

轻视训练，认为自己能直接领受神的启示；藐视知识，认为知识是使人自高自大；反对文化，认为文化是破坏传统的罪魁祸首；抵挡社会人文科学，认为人类文化及科学都是「属地」的；抵挡神学，认为神学都是「人学」，特别是讲道人要进神学院受训，必然会遭到「严肃」的反对。

凡此种情况，其实是出于对神学训练的成见和恐惧，以为读了神学必然会失去基督的生命，神学只不过给人增加头脑的知识，并使人变得自高自大。而恰恰相反，唐牧师在本书给我们指明了神学的本质——「神学就是上帝和道，有系统的认识上帝的道就是神学。」（页 4）他继续指出，「谁能抗拒认识上帝呢？上帝说：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神学是每一个信徒应当负起的信仰责任，因为这个知识系统是要我们更认识上帝，更明白与上帝的关系。」（页 4-5）

假如我们都理解了神学的本质，也就不至于出现中国教会几十年的「神学恐惧症」，而那些实在以神学学位自夸的「神学家」们也就不会忽略神学院训练他们无非是要他们完成大使命，向未信主的人布道。因此，本书据理力争地写到：「懂神学不能不去布道，去布道不能没有神学基础。一个只做神学家而不布道的人，大有问题；一个只作布道家而不研究神学的人，也大有问题。」（页 5）那么，什么是布道神学呢？作者如此写道：「布道神学就是传福音的理论基础，神学是它的内涵，布道是它的延伸。」（页 5）

感谢神，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水落石出，即学习神学的目的，乃是布道，并使更多的人能认识真理的神。

二、福音的真意——人的罪和神的救赎

福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？只是安慰受伤的心？只是今生的满足？只是无止休的所谓的「爱」而没有看见神公义的要求？

纵观本书，从第一章开始，到结束部分，恰到好处地指出了「罪是一个事实，如今已泛滥污染到文化也遮掩不了的地步。基督教的福音与神学要先从上帝的救赎工作开始，一切要成为新造的、一切要改变过来，才能建造。所以，明白上帝启示的救赎福音，刻不容缓。」（页 11）

我来美国不过一个月，在来美国之前的好些年，我一直在了解和关注美国华人教会的现状。我发现，「成功神学」，以及「爱的神学」对教会影响较大，特别是表现在布道和福音事工上的「救恩与世俗妥协」之上。

「严格说来，今日基督徒的堕落和传道人的信息有偏差不无关系，伟大的改教家如马丁路德、加尔文等人，在其著作中均甚少提说上帝的爱，即或提到亦立刻加以说明『不配的罪人蒙恩，是上帝的爱』，就是避免人们将上帝的爱等闲视之。」（页 63）

我试举一例。

前几天，参加一教会的福音晚会，整场晚会没有一句指出人的罪，没有一句提到耶稣的救赎，没有一句提到人要相信耶稣才能得救……但在节目中所表达的竟都是些「好人、爱、福气」等理念。在这样的一场晚会中，实在感到如同嚼蜡，正如圣经所言，「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呢？」（伯 6: 6）

试问，不先解决人的罪，罪人能重新对人生有指望吗？或者说，传福音布道的目的不是要揭开人罪恶的面纱，人能得神喜悦吗？一切偏离救赎的布道不是布道，而是贻害人的灵魂。传福音不要怕说这些「消极的话」。

保罗说：「我曾定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」（林前 2: 2）。可见，保罗的福音神学就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。保罗又说「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」（林后 5: 21）。

保罗在书信中所传讲的救赎论，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。

在本书接近尾声部分，在关于「福音与新神学」的讨论中，唐牧师批判了违背救恩论的新派思想。新派认为人处在进化的过程中，因此人类社会会越来越美好。而这恰恰是忽略与抵挡救恩的鬼魔的道理。没有了基督的救赎，人类没有将没有任何的指望！罪人不悔改永远是堕落的罪人，无论他用多美、多耀人眼目的遮羞布掩盖自己的丑陋！

布道者，他的责任正是在此——指出罪恶，指引出路！

三、布道者的心态和动力——来自于神、服务于神

我为谁做？我为什么要做？一定要甘心去做吗？

圣经说：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我若甘心作这事，就有赏赐，若不甘心，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」（林前 9: 16-17）

「照着圣经的原则，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不传福音，任何一个有永生的人，都应该把上帝的生命流露出来。所以，我们传不是因为别人、不是因为教会、不是因为团契、不是因为受了上层的命令、不是因为薪水、不是因为讨西方差会的高兴、也不是某某人的煽动……等等掺杂其它动机的因素，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。」（页 60-61）

多么有力的见证！

既然我们知道是为主做，那么，就当甘心乐意，因为知道我所服侍的是谁。

今天许多牧者、布道者却不是这样，他们把每一次的工作当作牟取私利的机会，把敬虔当作得利的门路（提前 6: 5）；而许多的牧者，在侍奉和布道上半途而废；也有部分神学生，并不是带着异象来神学院念书的，故此，毕业的那一年也正是离开教会侍奉岗位的那一年（不是转到另外一个教会，而是彻底地离开了任何的服侍岗位），一切都失去了色彩。更何况，当初对灵魂的责任，都已经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「伟大的上帝已将责任托付我们了，我们用什么态度从事这样的托付呢？深盼每一位传福音的人都能好好思想，直到基督耶稣差派我们的神圣意义，深植在我们心中。」（页 63）

关于传福音的动力，积极地心态正是我们的动力之一。在大使命「积极的本质」一段，唐牧师如此说：

「『你们要去！』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多少时候我们只做你们要『来』的工作，没有做你们要『去』的工作——你们来听福音，不是我们去传福音。如果我们不是用『去』的观念建立大使命，我们就不懂其积极性。如果我们没有主动的到那些与我们相反的人中间，把天上的信息传开，教会的工作永远不去突破。」（页 80-81）

不但如此，耶稣的同在与他的能力正是我们得胜的动力。本书在「福音的能力」一章里面，唐牧师阐述了这样的观点：上帝的全能，以及道的能力是福音布道的动力。而道的能力则体现在——透视的能力、拆毁的能力、审判的能力、挑战性的能力、对立的能力、重造的能力之上。

最后，复活的基督，是我们在布道中最大的能力后盾！

正是由于这样的应许和后盾，才有了强大的冲劲，无数神的仆人才会为福音赴汤蹈火；正是由于这样的干劲，无数福音的使者才会在世界的各个角落，播撒生命的种子。因此，我更惊叹于基督爱的激励，竟然能够让我们甘心乐意地冲向征途！

四、布道者的「穿透力」——冲破藩篱、胸怀世界

今天的华人教会存在着另一个弊病，传福音的对象总跳不出华人圈，这跟韩国人的普世宣教意识大相径庭。因此，这也是唐牧师在本书所要指正的问题之一。

「我们能不能用更广大的心胸去发掘其它民族可爱之处呢？非华裔民族也需要福音，福音不是单为自己、或自己的民族，而是普世的、为万民的。有些人以为，等自己的民族都接受主，再传福音给别人也不迟，若当初犹太人也有这种想法，今天岂不是没有一个中国人信耶稣吗？这一、二世纪中，中国接受了多少宣教士到我们中间来，我们该送多少宣教士到别的国家去？」（页 81-82）

许多人都共同的认为，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。而中国的 21 世纪将是福音宣教的世纪。那么，今天的中国教会是否已经做好这个福音宣教的准备？华人教会是否也预备好自己，等有一天积极的迎接中国世纪的到来？还是关起门来，自个儿享受神所给与我们的福气？

此外，许多教会对于侍奉的标准与最高值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，举本书所记的一个例子，我们就可以明白，我们该怎样冲破藩篱，走出象牙塔，真正的走向福音的工场了。因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才是真正健康、且在发展着的教会。

且将该故事命名为「不画地自限」：有一次，我问一位牧师：「近来工作如何？」他说：「感谢主，我们教会坐的满满的。」我存心开他玩笑：「怎么会坐满？」他说：「因为我们很努力做工。」「这个答案不大好呢！」牧师立刻改口：「是因为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爱主，大家努力工作。」我丝毫不放过，「是吗？」「感谢主，因为主的恩典。」这样好多了，以人为中心多半有毛病。我还没有放松：「还有别的答案。」他开始生气了，有一点变脸：「那你说吧！」我说：「因为你们有四面墙壁！」没有错啊！把墙壁打掉试试看还坐得满吗？许多满足感是人为的。要教会坐满很容易，中间砌一道墙就行了；要布道会坐满更简单，租小一点的地方。（页 150-151）

就这么一次简简单单地对话，却激起我们的深思。试问，福音布道的出路在哪里？它不应该被困于某一个实体之内，它应该是没有地界、没有国界，它应该是从耶路撒冷到地极的，它更应该是「没有人禁止」的！

对照唐牧师二十年前所发出的「旷野」的呼喊，今天的我们将如何来正视呢？

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》第八期，2007 年 4 月。